

《朱竹垞先生杜诗评本》辨伪

朱莉韵 李成晴

内容摘要:《朱竹垞先生杜诗评本》被学界当作朱彝尊的杜诗学论著,时见研究引及或著录。通过对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原刻本进行考辨,可知卷首《朱竹垞先生原跋》实为抄撮何焯《义门读书记》而成的伪文,且落款亦与朱彝尊生平行止不合。陈衍《石遗室诗话续编》中记载了朱评过录本的流传情况,并对《评本》的真确性提出质疑。将《朱竹垞先生杜诗评本》与刘濬《杜诗集评》所收录朱彝尊评语相比较,并无一条相同。综合观之,可考定题为朱彝尊评点的《朱竹垞先生杜诗评本》系伪托之作。

关键词:朱彝尊 《朱竹垞先生杜诗评本》 庄鲁駟 何焯 陈衍《杜诗集评》

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有《朱竹垞先生杜诗评本》一部^①,题为朱彝尊评,一函八册,半叶九行,行十九字,上下大黑口,单鱼尾,由阳湖庄鲁駟刻于清道光十一年(1831)七月。该书题签作“朱竹垞先生杜诗评本”,下标“望云轩藏板”,评语皆以小字的形式刻于对应诗句的天头位置。学界研究凡涉及此书时,皆未对此书所存评语是否为朱彝尊所作这一问题提出过质疑^②。

该书刊刻者庄鲁駟(1779-1841),字思裁,号斯才,是清代浙江望族毗陵庄氏家族中的一位诗人。关于庄鲁駟收藏及刊刻朱评的经过,岳良在卷首《跋语》中说:“是编乃秀水朱竹垞太史评本,斯才得之于皖城书肆者。余簿领之

①中国国家图书馆、大连图书馆、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等机构皆藏有此书,为同一版本。

②《朱竹垞先生杜诗评本》经张忠纲等《杜集叙录》、郑庆笃等《杜集书目提要》、雷梦水《古书经眼录》、孙微《清代杜诗学文献考》几种著作进行过著录或考论,皆于署名朱彝尊作无疑议。学界乃据以为基点,将《评本》当作研究朱彝尊佚著、朱彝尊之杜诗学成就以及在杜诗学史序列中地位的一部稀见文献。比如谢海林曾对此书进行过专题研究,并据以讨论了朱评的学术价值及朱彝尊的诗论(谢海林:《朱彝尊〈朱竹垞先生杜诗评本〉之学术价值及其诗学》,《文艺评论》2011年02期,第70-75页)。杜泽逊、崔晓新也将其归入朱彝尊著述之列(杜泽逊、崔晓新:《朱彝尊著述续考》,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2009年第1期,第56页)。

暇,斯才每出以相质,谓得杜诗真味。”^①又《跋语》后庄鲁駟《自序》曰:“丙戌游皖城,偶过书肆,见败帙中有是编,乃秀水竹垞先生手批本……今来豫章,长夏无事,取所评之本手录付梓,以公同好,原《跋》有‘二三前辈丹黄评定’语,似非出先生一人之手,然既经先生审定,概谓秀水朱氏评本也可。”^②据二人所述,则《朱竹垞先生杜诗评本》所依据的稿本乃庄鲁駟自皖城冷摊中访得,其文献始末交代得似乎有原有委。然而,笔者校阅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此书原本之后,考得所谓朱彝尊撰《朱竹垞先生原跋》系伪托,由此也进一步对朱评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,下拟就《评本》的真伪问题加以考述。

一、《朱竹垞先生原跋》伪文考原

《朱竹垞先生杜诗评本》开卷刻《朱竹垞先生原跋》一篇,其后为岳良《跋语》、庄鲁駟《自序》。《原跋》系大字楷书上版,半叶7行,行12字,全文共计183字。现录《跋》文如下,后举辨伪证据。

《朱竹垞先生原跋》曰:“宋景濂为俞默翁《杜诗举隅序》,以为注杜者无虑数百家,大抵务穿凿者,谓一字皆有所出,泛引经史,巧为附会,榘酿而丛脞;骋新奇者,称其一饭不忘君,发为言词,无非忠君爱国之意。至于率尔咏怀之作,亦必迁就而为之说。说者虽多,不出于彼,则入于此,遂使子美之诗,不白于世。余谓此言盖切中诸家之病。惟阅是集,为二三前辈丹黄评定,虽无笺注,而批郢导窾,各寄会心。余因附参末见,以冀作诗宗旨,不仅沾沾于证引也。康熙乙巳夏月,竹垞朱彝尊书于曝书亭侧。”^③

首先,此《跋》为伪作的最明显的证据,即是开篇部分剿袭何焯《义门读书记》。《义门读书记》卷五一“杜工部集”下题词曰:“宋景濂为俞默翁《杜诗举隅序》,以为注杜者无虑数百家,大抵务穿凿者,谓一字皆有所出,泛引经史,巧为附会,榘酿而丛脞;骋新奇者,称其一饭不忘君,发为言词,无非忠君爱国之意。至于率尔咏怀之作,亦必迁就而为之说。说者虽多,不出于彼,则入于此,遂使子美之诗,不白于世。余谓此言盖切中诸家之病,而明人注杜,则又多曲为迁就,以自发其怨怼君父之私,其有害,盖又有甚焉者矣”云云^④。比勘两处文献,“余谓此言盖切中诸家之病”之前的文字全同。《义门读书记》“余谓”云云,系何焯就宋濂之说而发己见,此后何焯转而论明人注杜之失,而托名朱《跋》则移花接木为朱彝尊对宋濂之说的评价,接以对虚构的“二三前辈丹黄评定”进行的评论,以使跋语切题,其作伪痕迹宛然。按《义门读书记》全本成书于乾隆三十四年(1769),且于是年刊刻,而《朱竹垞先生杜诗评本》刊刻于道光十

①岳良:《跋语》,《朱竹垞先生杜诗评本》卷首,清道光十一年(1831)望云轩刻本。

②庄鲁駟:《自序》,《朱竹垞先生杜诗评本》卷首。

③朱彝尊:《朱竹垞先生原跋》,《朱竹垞先生杜诗评本》卷首。

④何焯:《义门读书记》卷五一,中华书局,1987年,第987页。

一年(1831),从时间节点上看,伪朱彝尊《原跋》自然有剿袭何焯的条件。

其次,《朱竹垞先生原跋》落款也可疑。朱跋落款谓“康熙乙巳夏月,竹垞朱彝尊书于曝书亭侧”。康熙乙巳为康熙四年(1665),据朱彝尊同乡后学杨谦《朱竹垞先生年谱》,此年朱彝尊三十七岁,“正月二十日游应州木塔寺。二月同曹副使出雁门关。秋再度雁门关至太原”^①。而康熙三年“九月初十日出都,十九日达云中”^②,康熙五年“客山西布政王公显祚幕”^③,是朱彝尊于康熙三年九月从京师到达云中后,康熙四年、五年皆在山西,又如何分身作序于朱彝尊故里浙江嘉兴的“曝书亭侧”呢?且作伪者虽尽力弥缝,但他并不了解朱彝尊落款的习惯性写法,而露出了“竹垞朱彝尊”这样的破绽。考朱彝尊《曝书亭集》,凡落款署名处通作“秀水朱彝尊”、“长水朱彝尊”,从无作“竹垞朱彝尊”之例。

二、陈衍《石遗室诗话续编》质疑《评本》论据再补证

朱彝尊确曾评点过杜诗,近代学人如陈衍等曾见过誊录本。民国五年(1916),陈衍就曾在《东方杂志》上发表过《石遗室诗话》的初稿,其中一则对《朱竹垞先生杜诗评本》是否是朱彝尊所评表示过怀疑,只是他没考出《朱竹垞先生原跋》作伪这一重要证据。

陈衍《石遗室诗话续编》卷十“续前号”第二条曰:“朱竹垞先生朱批杜诗,旧藏小琅嬛馆,未经刻本也。吾乡郑虞臣先生曾手抄副本。仲濂丈,先生侄也,复为杨雪沧舍人重抄一过。杨歿,传闻此本鬻在京师厂肆。沈子封提学见之,以告余,余告稚辛,以三十饼金购还,则卷首黏贴仲濂丈所抄朱字总评而已。其卷中朱批,则他人效文字体也。”^④此段是叙述朱批稿抄本的流传次第,陈衍录《总评》全文及《朱竹垞先生原跋》后,又加案语曰:“案朱竹垞朱批之本,藏小琅嬛馆而未刻者,不知其批在何本杜诗上。今乃有刻本竹垞先生所评杜诗,卷首标题‘朱竹垞先生杜诗评本卷一’,其卷二以下,则只题卷几而已,并无‘朱竹垞先生’等字。其书眉诗旁,所有已刻评语外,又有朱字未刻评语,多与相埒。朱字是,则已刻者非;已刻者是,则朱字非,然朱字无可疑者也。仲濂丈既抄总评,后有跋语,略云‘兹批专指作法,间驳钱笺,集中于起伏承结,最为用心。想亦先生早岁伏案时,呶唔有得,随手抄录,意不主著述也’。又目录后朱批有云‘起伏照应,用尖圈;承上启下,用密点;词意佳者,用圆圈’。今总评既未刻,而刻本批语,于所谓‘起伏承结’者,全未拈出,于所谓‘起伏照应、承上启下、词意佳’者,全未用‘尖圈、密点、圆圈’,则已刻批语,不出于竹垞,惟朱字

①杨谦:《朱竹垞先生年谱》“康熙四年”,《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》第79册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1999年,第502-503页。

②杨谦:《朱竹垞先生年谱》“康熙三年”,第502页。

③杨谦:《朱竹垞先生年谱》“康熙五年”,第504页。

④陈衍:《石遗室诗话续编》卷十,《东方杂志》第13卷第8期,第1页。

者,为竹垞所批可知。”^①陈衍取所见小琅嬛馆藏而未刻之抄本与刻本相比勘,通过朱字手写批语与所刻批语“多与相埒”以及朱字批语所示批点凡例并未见应用于刻本诸点,判定“已刻批语,不出于竹垞,惟朱字者,为竹垞所批可知”。也就是说,陈衍认为《朱竹垞先生杜诗评本》中已刻批语非朱彝尊所评,而过录其上的朱笔批语才真是朱彝尊的杜诗评点。

接下来,陈衍又试图探究“然则已刻者,何人所批乎?”他认为:“案竹垞《原跋》,有云‘惟阅是集,为二三前辈丹黄评定,虽无笺注,而批郢导窾,各寄会心。余因附参未几’云云,可知另有杜集为前辈所评者,今已刻者即其书。其竹垞朱批实未刻,故皆以朱字辗转迳写。书贾射利者,不知其详,以前辈评本,易其首行标题为‘竹垞评本’,又有割裂迳写朱批,黏卷首以实之者,而岂知转以败露也。”^②陈衍不明《朱竹垞先生原跋》为伪作,被其蒙蔽,遂信《跋》中之说,以为确实有“二三前辈丹黄评定”,故在推测“已刻者”源流时出现了偏差。但他推测所见刻本乃他人改头换面,署作朱彝尊评,却是颇具精见卓识。

朱彝尊真正的杜诗评点,陈衍所言及的朱笔誊录本今已不可见,然仍有另一部分见于清代重要的杜诗汇评本《杜诗集评》。该书由刘濬汇辑,卷首所录“评诗诸先生姓氏”第四人即为朱彝尊,且有小传曰:“字锡鬯,号竹垞,浙江秀水人。康熙己未举博学宏词,官检讨。”^③《杜诗集评》序刻于嘉庆九年(1804),早于《朱竹垞先生杜诗评本》27年刻成。卷首有阮元、陈鸿寿、查初揆、郭麐、钱沃臣五人之序,并附《自序》。据刘濬《自序》所言:“国初名辈若王氏士禄、士正、朱氏彝尊、李氏因笃、吴氏农祥、查氏慎行,以能诗名一世。诸先生皆有杜诗评本,当时不授梓,流传者少。嘉兴许晦堂先生,淹博好学,酷爱藏书,乃钩求而尽得之。余于许氏为葭莩亲,因得借归,录而藏之。”^④则刘濬所刻诸评语,系据远亲晦堂许灿辑录稿本付梓。

今可从嘉庆刻本《杜诗集评》中摘录朱彝尊评语59条,将这些评语与《朱竹垞先生杜诗评本》中的评语相比勘,并无一条有任何字句的相同。其中某些评点,甚至出现意见相左的情况,比如杜甫《示从孙济》一诗,《杜诗集评》引朱彝尊评曰:“语亦似讽。”而《朱竹垞先生杜诗评本》总批则谓:“语亦直尽。”显然无法绾合,这就为《评本》系伪托提供了另一条证据。《朱竹垞先生杜诗评本》实际当如陈衍所说,乃“书贾射利者”所伪托^⑤,不应被纳入朱彝尊研究的基础文献序列之中。

【作者简介】朱莉韵,桐乡市图书馆馆员。研究方向:地方历史文献。李成晴,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。研究方向:唐宋文学与文献。

①陈衍:《石遗室诗话续编》卷十,第3-4页。

②陈衍:《石遗室诗话续编》卷十,第4页。

③刘濬:《杜诗集评》卷首,影印清嘉庆九年(1804)序刻本,台北大通书局,1974年,第25页。

④刘濬:《杜诗集评》自序,第22页。

⑤陈衍:《石遗室诗话续编》卷十,第4页。